

千年国门

广州

QIANNIANGUOMEN

覃元亨 洪三泰 戴胜德 刘慕白 著

3000

年不衰的古港

珠江文化
丛书

广东旅游出版社

埃及开罗伊斯兰博物馆陈列的中国瓷瓶

古代阿曼人喜爱的中国陶瓷

唐牛玻璃杯。从这只杯的造型来看，应是来自中亚一带的器物。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航海牵星图





洪三泰 谭元亨 戴胜德 刘慕白著

十年國門 广州3000年不衰的古港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国门——广州，3000年不衰的古港 / 谭元亨等著。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11
(珠江文化丛书)
ISBN 7-80653-257-9

I . 千 ... II . 谭 ... III .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488 号

责任编辑：胡开祥

封面设计：郭 炜

责任技编：顾耀民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510600)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8 印张 35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定价：38.00 元



洪三泰：广东遂溪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专业作家。著作有诗集、散文集、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共二十多部，曾获华文诗歌大奖，广东鲁迅文学奖、首届秦牧散文奖、《人民日报》文艺奖等多项奖。



谭元亨：广东顺德人，中国作协会员，华南理工大学美学教授，著书二千余万字，七十二种。得过八项国家奖，曾应邀赴欧美多国讲学，有些作品被译成英、德、日、朝等国文字，主要代表作有《客家魂》。



戴胜德：浙江宁波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长篇随笔等十余本著作。曾在广州美术馆举办过个人画展。

珠江文化丛书

顾问：程良洲 陈毓铮 周 義
张 磊 管 林 朱崇山
总 编：黄伟宗 胡开祥
副总编：洪三泰 谭元亨
戴胜德 罗康宁
邓国伟 刘斯翰

本书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开发项目组进行的系列工程之一。



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文化工程

—《珠江文化丛书》总序

黄伟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地方的特点，从总体精神上说，实则是文化特点。其特点的形成，是由不同的地理条件（尤其是水的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人们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长期造成不同的精神意识、思维方式、人情风俗和道德观念等等。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特征，既决定着又体现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域、每个地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实体、措施与形态，以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中。正如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要了解艺术家的趣味和才能，要了解为什么在绘画或戏剧中选择某部门，为什么特别喜爱某种典型，某种色彩，某种感情，就应当到群众中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中去探求。由此我们可以定一条规则：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就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文化时代，即是改变了过去只是以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去认识和把握一切，而是代之以从文化意识与方式去认识和把握一切的时代。西方各国现代文化学的兴起，学派林立，形成热潮；中国的“文化热”也从文艺创作而蔓延于各行各业、各种学科、各个地域、各个地方，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中，水流地域文化研究，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黑龙江文化等的研究，正在方兴未艾，这是一种很值



得注意的动向，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前途的领域开拓。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给每个水域总体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找出其历史、现实和将来的契合点，并以多学科的并行和交叉研究论证的方法，将其科学化、综合化、立体化、实用化，使其可作为决策的依据或出发点。

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时代潮流和需要，于1999年6月28日在广州正式成立。宗旨是研究与弘扬珠江文化。因为珠江是中国的第三大河，其水域文化铺盖整个华南和南海诸多港湾和群岛，在中华民族历史和现代的文化上有重大贡献和重要地位。按照当令国内外公认的水域文化理论，当某种水域文化形成之后，除覆盖其本身水域之外，还覆盖其周边地区。由此，珠江文化的覆盖地域，不仅是作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汇合为珠江的西江、东江、北江的各流域地带，还包括韩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包括湛江雷州半岛，包括南海诸岛、北部湾和海南岛；如从水流的源头而言，除西江流经的广西之外，尚有西江的源头云南、贵州，北江的源头湖南，东江的源头江西，韩江的源头是福建省等，可见地域之广，水量丰富，文化组成成份非常多样而复杂，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又极其曲折坎坷，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又极其迅速。可见以珠江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不仅是应时之需，而且是天地广阔，前景无限的。

珠江文化有着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多元性和兼容性。这特点似乎与珠江是多条江河自西、北、东之流而交汇的水态有关，是多元而后交汇汇聚兼容于一体之中；从历史上说，由土著的百越文化与来自五岭以北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以及来自海外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先后结合与交融；从当今的珠江水域的文化类型而言，除比较明显的粤文化地区有着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新起的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移民文化之外，尚有可称之为珠



江亚文化的滇云文化、黔贵文化、八桂文化、海湾文化、琼州文化等等，都是多元而兼容于珠江文化的范畴中。其二是海洋性和开放性。珠江的总体形象，既是交汇型的，又是放射型的，它既像是蜘蛛网似的覆盖于整个水流地域，像是多龙抢珠似的争汇于其中交汇中心(广州)，而其中心又像是一颗明珠，每条河流又像是道道明珠的光芒那样，向四面八方喷射。特别是珠江有众多出海口，即许多所谓“门”，如：虎门、崖门、磨刀门等等，仅珠江口就有8个门；沿海港湾和港口甚多，也都同珠江水系密切连接，所以，从古至今是由陆路、沿海与海外的交通与交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此进发，而且数千年不衰；大量移民由此散布海外，海外文化也由此最早涌人，所以，海洋文化与开放意识是特别强的。其三是前沿性和变通性。由于珠江文化水系与海洋密切连接，海港特多，对西方和海外文化接收特快特多，因而前沿性也特强；另一方面，因与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原文化，地理距离较远，又有以五岭为代表的崇山峻岭之隔，交通不便，由此而受其控制偏少，同时也由于中原文化在这一带与海洋文化及本土文化碰撞的缘故，也就造成了相接于前沿性的变通性。此外尚有其他特点，在此不一一列举。仅此可见，对珠江文化特点的研究，以及将这样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依据，转化为科学规划的文化产品，都是大有作为的。

本着研究与弘扬珠江文化的宗旨，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了著名的文化学家、文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地理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的作家、编辑家、新闻出版家等，分别组成学术委员会、创作委员会、影视和新闻出版委员会，既分工而又交叉地进行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多学科交叉的立体工程去进行。为此目的，我们依靠和组织各种力量，撰写、编辑、出版《珠江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分为四个



系列：一是文化定位系列，汇编多学科专家对某个地方或某项历史文化(如：海上丝绸之路、古广信文化、南雄珠玑巷文化、曲江南华寺禅宗文化等)的研究成果；二是文化诗文系列，汇编古今名家描写各地历史风光的诗文；三是报告文学系列，主要反映某项历史文化源流或某地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新成就，并以现代文化视角观照其文化内蕴与文化渊源；四是知性之旅系列，以大型文化散文的写法，将每个地方或某个历史文化圣地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世俗风情的特点和文化底蕴，形象地描绘出来；五是文化旅游系列，以文化意识介绍各地风景名胜古迹，解读其古今文化品味，图文并茂，文化性与实用性融于一体；不仅有雅俗共赏的文字介绍，尚有为旅客提供衣、食、住、行的向导图文，读之生动有趣，又很适用、实在，有导游价值，又有收藏价值。这套丛书，由各地市县有关部门或企业支持协助，由广东旅游出版社陆续出版。

2001年元旦于广州中山大学



开篇 海上丝绸之路的证明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海洋文明的书，也可以说，是对中国海洋文明予以论证的历史报告。

因为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称，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不影响他们的文化”，而这部书，便是对这一武断予以证伪。

自然，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那么，事实是什么？

事实便是，从中国南方形成的，业已绵延了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

事实便是，作为世界上三千年长盛不衰的大海港，商港的，仅有两个——一个便是中国南方的广州，另一个是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广州，作为一个海港与商业城邦的架构，并非内陆农业城镇的格局。它位于喇叭状的珠江口的北端，连通大海与内河的商业贸易，有着天然的良港——这是从地理而言。而从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哲学的意义上看，那就更为丰富多彩了——以商业文明为代表的海洋文化，使广州以及广东人，在其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与中原人迥然不同，并对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发生、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方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影响、可以说，它带来了与内陆文明完全不一样的文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与有史以来的这种海洋文明的深厚底蕴是分不开的。

因此，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部关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所推动的东方“文艺复兴”的书。

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不酝酿着东方“文艺复兴”，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广东始终在潮头上。而这清晰的历史脉络，难道不正是以海洋文明来显示的么？

不正是海上丝路所带来的么？

“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文明的历史推动，凭此便可以看出来。

沿着海上丝路，我们可以看到由其孕育出来的一系列声名赫赫的商贸之都——人类物质文明的命脉。

西端是亚历山大港；

东边是广州——东西两端的“海上丝路”的“双城”；

沿中国海岸，可以历数徐闻、合浦、雷州、湛江、阳江、广州、汕头、泉州、明州、青岛、烟台、天津、大连……

而在近代，广州一侧还冒出了个香港。

在珠江口上，也来了一个“双城记”。

探询海上丝路的历史沿革，也就不能不叩问这历史上特异的“双城”现象。

而探询“双城”，也是不能不首先叩问：

城市是什么？

尤其是，作为海港商贸城市是什么？

城市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欧亚大陆两端的回答，竟是如此大相径庭。

在东端，城市，首先是以物质的城墙所拱卫出来的，它标志



着皇权政治。北京城的中轴线，天坛、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地安门……南北轴线的延伸，显示着自古以来坐北朝南、南面为王的赫赫威权。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而后，才是军事中心、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后一个中心还得打上疑问号，因为，其经济作用上的意义，远在政治、军事的意义之下，置之全国，与占人口90%以上的小农经济相比，更微乎其微了。

然而，在大陆的另一端，城市，却是由于商业活动而兴起在地中海之畔，从一开始，便是作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飞地”，与奴隶主、封建领主相抗衡。尤其是到了千年黑暗王国——中世纪的后期，正是商人、手工业者们，也就是市民们，更将城市作为依托，向封建制度宣战。其结果则是改变了这个蔚蓝色星球的人类历史，宣布了现代史的开始。城市，更成了现代文明的箭簇，刺向了腐朽、落后的旧时代。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会想起，欧洲的革命往往是从城市暴动开始并得到成功的；而在东方，却不得不“以农村包围城市”，当年的广州起义等城市暴动为何每每归于失败——当然，历史不会这么简单作结论。

东、西方的城市，其建城的初衷，其内涵的意义，竟如此相去甚远。东西方的文明，也有着不同的轨迹与印记。人类，也许只有在这多元的取向之比较中，才会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城市是人类建造的，也就系上了人类发展的命脉。

命脉！

不错，当年野蛮人攻下了罗马古城，洗劫了三天一夜，并从此开始了千年的黑暗王国之际，一位教会作家耶洛尼姆斯便在他的诗中这么哀叹道：

当最灿烂的光芒熄灭了的时候，
当罗马帝国的头被砍掉的时候，



说得更准确一些，
也就是当全世界在一座城里灭亡的时候，
我片语全无，张口结舌，
感到空前未有的侮辱。

在这里，“城市”成了文明世界的代表——“世界在一座城里灭亡”！

今人，也许很难体会出当年古希腊罗马文明骤然断裂给那个时代的智者造成的巨大的、世界末日式的哀伤。从这，去理解大陆西端城市的文明的意蕴，不难意识到，因经商而兴起的城市代表的是怎样一种历史命运。

但在中国，商人之低贱，却是无法想象的，还在周朝，也就是古希腊文明鼎盛的时期，各级官员及其夫人，都是不可以进入商品市场的，否则，便得课以重罚。市场上，更有士兵驻扎，不停巡视，如同军管。

.....

于是，欧亚大陆两端内涵不一的城市，上演了一出几千年经久不衰的《双城记》——东城与西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时至今日，这一出《双城记》仍在热闹非凡地演下去！

“双城”中的不同人物，也许正如英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所说，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夸大其词，以耸人听闻——

这是最好的时刻，这是最坏的时刻；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
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前边什么都有，人们前面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登上天堂，人们正在坠下地狱。

——总之，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以至那时声名最响的某些作家对于它的批评，说好说歹，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而不用比较级的字眼。

这是《双城记》第一部“复活”开头的一段文字。

这也正是“双城记”的戏眼所在，各执一词，否则，便没有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

东西之间的戏剧冲突！

永恒的“双城记”！

其实，在这片广袤的人类栖息地上，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大大小小的“双城记”。

狄更斯的《双城记》，写的是贵族的伦敦与市民革命中的巴黎“双城”，一个哀婉感艳的爱情故事，一个革命与人道相冲突的悲剧，一面伟大的历史时代的镜子……少年时代，当笔者读到它时，也就曾想过，应当写一部自己的“双城记”。

然而，现在笔下的“双城记”却是群体的人，是历史的追叙，而非人物的故事与悲剧。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学术专著《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好在笔者已有数十部中长篇小说如《客家魂》之类弥补了“非故事与悲剧”的遗憾。也许，用这种方式去写作为广府文化中的“双城”历史，较之写小说什么的更为适宜，也更有典型意义。

广州与香港——处于广府文化区域腹地的“双城”。

也同样是处于东西方文化交叉点上的“双城”。

南中国的“双城”。



.....
还有更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的“双城”。

而当年香港的屯门，一直便是广州的外港。

如旧城、古城广州与新城、今城香港这一“双城”等等。

其实，就是广州，其自身也是“双城”。

被称之为平民市长或“搏佬”（对农民的戏称）市长的前广州市长黎子流，在他的报告中是这么概括广州的——

.....广州建城历史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任嚣筑城，至今已有2207年（注：此报告作于1993年）。由于广州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发展长河中，曾是南越、南汉、南明三个封建王朝的都城，是历代王朝统治南方的一个重要政治中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发源地之一，对外开放的主要口岸；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起步较早的城市和近现代革命策源地之一.....广州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的前列，无疑是得益于这一历史的承袭和发展。

当然，这是报告。这位顺德龙江土生土长的农民市长的高度概括，与笔者，也同样是原籍顺德龙江，却已在下南洋好几辈、读过洋书甚至给洋人讲过学问的教授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无疑，这段话中，包容了广州的“双重身份”——既是封建政治中心，又作为过商业口岸，融东西方“双城”于一体。

最典型不过的，莫过于当年南天王陈济棠试图在广州建立他的“中轴线”壮举。本来，广州过去的“皇城”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关、十三行等发达的商业区，也就是说，本世纪初，广州已基本上是商业城市的格局，因舟楫之利而建立起各种街市。陈济棠却建了自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中央公园，直到海珠桥一线的“中轴”，不惜摧毁了大量的民房与街衢，将当年偏安一隅的经济繁荣化其巨大的政绩。功耶、罪耶、自有后人评说。可这毕竟正是一种“双城”的文化现象，一个东西方交互而成的不尴不



尬的建构。

那时候的香港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老弟，不仅，而且无法取代广州在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经济上，包括商业上仍稍逊一筹。它超过广州是在30年后，国内的三年困难时期与“文革”。而现在它的经济实力是广州的十多倍，如不仅是改革开放，更曾是几十倍。没有人去作这样的比较。历史在上演南中国这出“双城记”时，给人们在无意中揭示出多少玩味不已的东西。当然，这已不是中轴线与商业街的“双城”了。

它包含的历史意蕴，自然也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更重要的，恐怕不仅是人类学、哲学、以及跨学科上面，当然，少不了政治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学，等等……

“双城”永远是一种精神文化的现象，也是历史文化的象征。

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历史上迭现的“双城”——北京与南京，是再典型不过了的；而当年的长安与洛阳，也逃不了这一格局。古都、新都，乃至陪都，连在近邻的日本，也有东京与京都。这里，有新与旧，古与今，也有南与北、由历史到文化的沿革或分野，当然，地理上的因素总是最早的基础，随之便是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相继凸现。

也有把北京与上海视为一组“双城”——京派与海派，作为我国文化的一种分野。不过，今人也有称，广派或港派正在崛起，成三足鼎立势，这也是论述其“双城”一书中说的。

而经济格局上，上海与香港，也一度被当作太平洋西岸的“双城”。无疑，当年作为“十里洋行”的上海，并没把香港看在眼里。而在香港这一特别的历史飞地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商人，也非得要在上海创业，方得以正名，才算在国内商业上站住脚，最有名的莫过于先施、大新等“四大公司”。它们均是在香港注册开业，可在上海的公司却是办得最旺的。以至于过去粤语版的电影影片的翻译，不在广州，而在上海，因为上海开埠的商人，大都是说粤



语的，老“四大公司”的成员，从老板到雇员，无一不是粤人。由于历史原因，上海不少大亨，后来又撤到了香港，这一来，如今香港不少白领，也操上了一口吴侬软语，成为一大风景线。

这是大格局上的“双城”。

而北京与作为入海口的天津；南京与上海，甚至可以有沈阳与大连、济南与青岛、成都与重庆……等等，也都可以构成不同意义上的“双城”——在一定的区域内，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也可能于一定的文化格局里。

如同当年狄更斯将伦敦与巴黎视为“双城”一般，如今，东西方文化的“双城”的差异，更大于狄更斯笔下所表述的一切。文化的多发性、多元化，使世界的格局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景。纽约与华盛顿，可视为一类“双城”，约翰内斯堡与开普敦，又是另一类的“双城”，而彼得堡与莫斯科，当年的东西柏林、巴西利亚与里约热内卢……等等，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双城”例子，形形色色、丰富多彩。

“双城”，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差别，有的是地理上的，有的是历史上的，也有文化诸方面的，没有差别，没有冲突，便构不成“双城”的戏剧性，海洋与内陆、古代与现代、开放与封闭、贵族化与平民化、上升与沉沦、虚幻与实在、理智与情感、有序与紊乱……种种，均可以构成“双城”的对峙与矛盾。有了矛盾与对立，才可以碰撞出火花、激溅出浪花，才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美不胜收。“双城”本身也就具有了哲学、美学的深厚意蕴，就有了无穷的韵味。

当然，“双城”之所以能共存，也同样有着其互补的成分在里面。南北对立，也同样又互补。如鲁迅对中国南北人性的比较，“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他认为“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